

## 北票沦陷的经过

王瑞林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军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，不战而退，日本帝国主义却横行无阻，仅用3个月，占领东北三省，并企图吞并侵犯热河，只因热东地势险要和人民抵抗甚烈，未敢贸然进犯。

日军进攻热河必然经过北票。北票是热河东面之重要门户，是热河唯一铁路线的终点站，是热河通向辽西进入华北的交通要冲，是历代军事家必争之地。所以，北票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人侵之重心。

北票还是热河省最大的煤矿，每年产量达50万吨，战前从营口出口，畅销外地，销路以上海及京沪、沪杭两线为最多。北票煤质甚佳，比开滦煤有过之无不及，在经济实业上和军事上都有特殊意义。所以，日本侵略军将领声称：日本军进攻北票和热河本是皇军的责任，何时进攻只是时机的需要，沿铁路线前进是不必说的事了。因此，他们先从掌握锦朝铁路入手控制北票。

1932年1月3日，日军没有遇到东北军的抵抗，兵不血刃占领了锦州。日本侵略军基于侵占热河的需要，于本月7日，嘉村旅团又急于进犯到义县，以义县城作为西进的桥头堡，从此构成对热河东部防线北票的威胁，并逐步逼近，作试探性的进攻。1月21日，日军派出满载武装士兵的“第三装甲列车”从锦县车站出发，越过义县车站向北票方向作试探性的运行。在运行

途中，不断受到义勇军阻击，至下午2时才开到南岭。晚上，探得中国军事虚实之后，又返回锦县车站。这是日军第一次进入北票境内。3月24日，日军派飞机一架侵入北票上空，进行侦察。4月4日，又有飞机一架入侵北票地区，大量散发传单，强硬要求通车。在传单上用中文写道：“通车为商起见，决无他意，宜当保护，于4月5日一定通行”。果然，5日午时，有日军铁甲车两列，客车一列，由锦州开往北票，随车共来日军及“旅客”60余人，强行通过南岭防线，直达终点站北票。从此，每日即行通车。是年7月，日本关东军对热河的入侵采取了“渐进主义”。7月3日，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，到了侵略热河的大本营锦州，与日军师团长的旅团长会商了热河战事问题，决定从此加速侵略热河的步伐。所以，在7月18日，驻义县日军3000余人，悍然出动大举进攻朝阳寺。当时，驻军在此的汤军（即热河官军）董旅官兵不敢迎战，退守到南岭车站；日军尾追至南岭，并派4架飞机狂轰乱炸。8月20日，日军又派飞机对南岭、口北营子、北票地区进行侦察、并散发传单、投掷炸弹，似乎有大举进攻之势。

然而，由于当时国际斗争形势的发展，日本在国际上已陷入孤立处境。为改变处境，时隔不久，日本侵略军停止了对北票的进攻，便利用汤玉麟之盟弟张景惠和张海鹏派入到热河劝降，还派与汤玉麟早就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，化装成商人，经北票去找汤玉麟进行诱惑。11月中旬，日军又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。汤玉麟派出公安管理处的处长张舜卿前往赴会。日方代表有武部阶堂，另加关东军参谋长的代表、锦州日本驻军代表各一人。根据张学良秘书回忆说，在会上日方向张舜卿提出了三条要求：

第一，说汤玉麟是满洲国委任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，必

须派亲信负责人为代表，常驻长春，加强联络；

第二，为了加强满热一体关系，要汤玉麟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建到承德；

第三，为加强联系，要汤玉麟同意允许日军部在承德设无线电台。

当时这三条，由汤玉麟的公安处处长张舜卿，电告汤玉麟和张学良。张学良在北平复电北票，令张舜卿要断然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。

张学良的复电精神，反映了当时一些进步团体和爱国军民的意愿。早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9月21日，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，发表了坚决反对日寇的宣言；翌日，中共中央又发表了“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”。并派许多共产党员深入各地，发动组织抗日。热辽各地爱国军民顺乎历史潮流，于12月末组织了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，指挥部设  
在北票。总指挥黄显声，他指挥3万多义勇军战斗在辽西地区，机动灵活地打击日本侵略军。北票地区的兰天林在田庄台一带也揭竿而起，高举“东北农民抗日拥张铁血军”大旗，在辽宁各地浴血奋战，后来，与中国共产党热河特支领导的抗日义勇军高体乾合作，转战热东、内蒙一带打击日寇。退役在天津的军人孟昭炎也返回家乡北票，组织东北国民救国军，战斗在热辽地带。特别是李海峰组织的抗日义勇军，于7月17日毅然逮捕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的特派员（大间谍）石本权四郎。石本权四郎带着关东军的特殊使命和汤玉麟直接接触，在返回途中，经北票南岭被捕获，这就是震撼中外的“石本事件”，也称“朝阳寺事件。”石本被捕后的第2天，从大凌河车站开出一列火车，以关东军吉岗参谋为特使带领日军武装直达朝阳寺，企图寻找李海峰谈判。担当这次列车长的日本人杉木喜，在昭和8年

出版的《北票线南岭的战斗》为题，详细地记述了这次战斗经过。本月22日，日军派4架飞机轰炸口北营子和三宝营子，并散发传单相威胁。同时又采取软的手段，由日军委托朝阳寺当家喇嘛马洪志找李海峰调和，但遭到李海峰拒绝。日军对此仍不死心，后又派刚投降日军的汉奸毕占一去找李海峰，利用他们昔日共同反汤抗捐的旧关系劝降李海峰，要他放出石本。李海峰对毕占一这种卖国行径严加痛斥，并绳之于义勇军枪毙在三叉口。日本关东军对此十分恼怒，于10月9日拂晓调动日军500余人，驰抵三宝营子村，三面包围李海峰的义勇军。日军上有飞机投掷重磅炸弹轰炸，下有大炮小枪进行轰击，义勇军抵抗不支撤出阵地。日军攻入村内大肆抢掠烧杀，居民男女苦遭残害。据当时调查报告云：“当日炸毙居民男女百数上下，炸毁房屋100余间，焚烧柴草、粮食、财物等项价格难以数计，其三宝营子遭祸至烈，而西周距离村民悉已逃避不归……。”日军采用武力袭击办法没有夺回石本，又动用重金收买。12月3日，日军驻义县宪兵队长矢加部宗太郎，派王洪宾带亲笔信去找李海峰，信言：“许以赎价日币57万元换回石本”，并以“不放回石本即攻热”，要挟恫吓李海峰。李海峰不但没有屈服，反而将石本枪决在十家子。李海峰的爱国正义行动哗然长城内外，各地爱国军民坚决支持。而日军却大动肝火，将“朝阳寺事件”作为向热河进攻的借口。

日军进攻热河是蓄谋已久的事，经过1年多的策划，日军已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。于是，提出了“在1933年初解决热河问题势在必行”的行动纲领。当时日军少将铃木曾说：“进击热河不仅是日、汤之间的重大问题，也是引起国际联盟以至于世界所瞩目的重大问题。”所以，到1933年1月为进攻热河、突破北票防线开始调兵遣将。调遣的日军有第六、七、八、十二师团，

并纠合伪军共10万人，以茂木、川原、米山部队为前锋，准备三路进攻。北部由通辽侵入开鲁；中路由义县进攻北票；南路由绥中寇取凌南。中路以第八师团为主力；由师团长中将西义一郎指挥。该部所属第四和第十六两个旅团；旅团长为铃木美通和川原侃。日军在进攻之前大造舆论；欺骗威吓群众。第八师团三十一联队大尉加腾次郎，连日在朝阳寺附近各村演讲，并利用纸烟、伪币、毛巾等各种“洋货”诱骗民众。还强迫各村民众进行登记，不许民众外出或迁移，如果执拗不肯则进行屠杀。同时，还派飞机在南岭、朝阳寺、三宝营子等地上空散发传单，让当地民众揭发义勇军。传单上说：“若出首举发他们的住处，必有重赏；若能捉到其头目者赏当益重。”最后署名：“大日本帝国司令官”。各地日军还强迫各村居民悬挂日本国旗，否则用飞机进行轰炸和扫射。日军还在各村组织警备队，如当时记载：“在三宝营子一带组织所谓警备队，令每屯有屯长一人。数屯为一村，每村有村长一人。四个村组织一个警备队，指令队长一人，负责招募队员。在三宝营建一警备队，队长梁凤阁。并有顾问和办事员。此计划推广各村照办。”1933年1月上旬，日军开始在通向北票铁路线上的许家屯、上齐台、七里河驻上日军，修筑工事，对铁路加强警戒，保护军用物资运输。特别对义县日军数量增加，日军对城门把守甚严，城墙上岗哨持枪鹤立，车站工事如临战事，整个处于战备状态。在南岭附近集结日军500余名，附野炮一营，同董福亭旅相持。1月29日，日军茂木骑兵旅集中南岭一带，并从各地征集马车80余辆，由日本人看押集中到朝阳寺，为进犯北票朝阳备用。2月初，日军强制锦铁工人百余名，到周家屯以西路段，赶修被义勇军拆毁的铁路。2月中旬，第八师团步兵700余人、飞机12架、汽车200辆、坦克车8辆、装甲汽车15辆、铁甲车两列、弹药给养等都

陆续运往前沿，随时准备战斗。在战事部署就绪后，日军策动伪满州国于2月18日发表“讨热声明”，委任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为“讨热”总司令，张海鹏为前敌总指挥。“讨热”声明发表后，关东军准备在2月24日发起进攻。但机密泄露，被迫提前行动；由铃木旅团和川原旅团的早川部队、田中部队为先锋，于2月21日发起对热河的总攻击。这天清晨，在南岭一线的千余名日军，用大炮掩护，坦克车开路，骑兵冲杀，并用飞机3架，投弹30余枚，首先攻破董旅防线。至当日11时，日军又控制了口北营子车站，逼进北票。与此同时，早川部队和田中部队在大凌河两岸进攻牡牛营子。由于汤玉麟部队腐败到了极点，只想巧取钱财，不想抗战，所以遇到敌人进攻，便望风而逃。唯独爱国军民组织的义勇军奋起抵抗，但又人单力薄，寡不敌众，在日军飞机、坦克、装甲车和骑兵的凶猛攻击下，抵挡不住，所以北票在2月22日9时被日军早川部队占领。

北票的沦陷，在日军第四旅团长铃木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：名扬天下的早川部队的“骷髅队”为先锋队，于20日午后6时从锦州沿北票线出发。他们临出发前拿出这样的决心：“最先登上朝阳快报消息是我军，如没有接到快报，那就可认为我军全灭。”日记中还简述了战斗经过：“21日从朝阳寺向南岭发起进攻，开始遇到200余名中国军队的阻击，日军用飞机投弹轰炸，后趋沉默，留下许多死伤者；剩余溃逃西奔朝阳。”“22日太阳升起时，乘胜占领北票，高奏凯歌入城。”铃木还阴沉沉地说：日军攻击北票，飞机轰炸，敢死队肉搏，不管牺牲如何，而攻克是一件悲切的事情。日军还讥讽汤玉麟说：我军占领北票，汤玉麟通电全中国：“誓与国土共存亡”，但十数日汤“如云如霞，不战而逃”。

以上虽出自敌人之口，但军阀辱国求荣，不战而逃的说法

是不谬的，从整个热战经过看：不及一周南岭、北票、朝阳相继失守，不及旬日全省沦亡，溃败之迅速，实为历史所罕见。

（摘自《北票文史资料》第一辑）

## 日本侵略军侵占朝阳纪实

孔繁敏 栾志勇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后，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极力扩张。1932年3月1日建立了伪满洲国，进而不断强化反动统治，清剿抗日力量。在南满、北满治安基本趋于稳定时，便把矛头指向热河。这是日军“恢复全满治安，巩固和确定该国基础的既定目标。”经过充分地准备，终于在1933年3月侵占了全热河。朝阳地处热河东部，是热河的东大门，是日军侵占热河的必经之地与重要地区。当年，朝阳敌我斗争极为激烈复杂。

### 一、入侵前日军在朝阳的活动

日军侵占热河蓄谋已久，特别是当时担任热河边境外警备的第八师团，一直千方百计地进行着各种侵占热河的准备工作的。

从1932年3月开始，日军飞机即不断在朝阳、开鲁、凌南、凌源、宁城、赤峰等地上空侦察，散布传单，制造舆论，诬蔑我抗日武装，并投掷炸弹，恐吓群众。

1932年3月21日，日军派出满载武装士兵的“第三装甲列车”，从锦县车站出发，沿锦州至北票铁路向前做试探性挑衅运行，下午4时至南岭车站遭抗日义勇军的袭击，当晚返回锦县车站。